



彭青天

彭 青 天

根据民间传说改编

编 文 艾 菲

绘 画 夏葆元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彭青天 / 夏葆元绘; 艾菲编文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322-8515-0

I. ①彭… II. ①夏… ②艾… III. ①连环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J22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9623号

彭 青 天

根据民间传说改编

艾 菲	编 文
夏葆元	绘 画
谢 颖	责任编辑
杜廷华	技术编辑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电话: 54044520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20 印张2.6

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-3000

ISBN 978-7-5322-8515-0

定价: 32.00元

他是一只灵猊

陈丹青

夏葆元、魏景山、陈逸飞、赖礼庠、邱瑞敏、王永强、刘耀真、严国基……我与这群上海美专毕业生打照面，竟远在1968年，葆元、景山、逸飞、礼庠……他们的创作在上海曾几次遭批判。葆元、逸飞当年的名声很奇怪：既是官方一流的“正角”，又是极“左”年代的“落选英雄”；既是“文革”作品的当然作者，又是勤习苦练的技巧主义者。他们的素描习作被拍成照片到处流传，既是“地下”的，又是“公开”的。当时，大家一天到晚画素描：下笔要肯定、造型要精确、线条要潇洒。总之，不同于当年的“工农兵”素描。葆元的素描介于德加、门采尔、珂勒惠支、谢罗夫和左恩之间……葆元当年的名声很大，即便今日，上海画派的圈子里没有谁不知道这素描的源头始自夏葆元。

多年后我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，乃至新疆、西藏的青年画家那里意外发现葆元模糊不堪的素描黑白照片，那些照片显然被几度翻印，传看再三、临摹再三。当我北上就学，中央美院刚复出任教的林岗、靳尚谊与朱乃正等老师都曾向我说起葆元兄：如今堆在书店里的素描范本也叫做素描么？为什么就没有上海美专两代师生的素描集？为什么没有一本个人素描集，作者名叫夏葆元？

……游荡江湖岁月荒荒，葆元的信寄到了，有一封曾使我十分地感动，他在末尾写道：“请不要因为我的夸奖而骄傲起来。”葆元的素描画是一种沉默的方式，无所谓基础训练，无所谓素材累积，不过是才气与“白



“灵猊”夏葆元（上世纪70年代末）



乡村男孩(炭笔素描)

相”。那天我们从西方比到东方，从此人说到彼人，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大谈怎样才是好素描，逸飞忽然说：“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在学夏葆元。”葆元的笔性：敏锐、轻巧、洗练和斯文。这些素描成为“文革”那个年代颇具意味的作品；同时，葆元固执而悉心地、在没有任何西方氛围的年代，追求西方素描的文气与正脉，实为难能可贵。列宾在初见谢罗夫作品时叹道：我们是犬类，他是一只灵猫。葆元的炭笔素描总使我念及列宾的比喻。这次葆元寻回的素描只是当年的数十分之一。

除了俄罗斯的列宾与谢罗夫兼而有之的影响，他的趣味还延伸至欧美。他着迷于轮廓线的精准、肯定、优雅和帅气，不理睬北方素描刻意强调的体积与结构；他的素描全都散发着“忧郁”的特点，与当时的美学观点有异，而“文革”素描中的工农兵形象从未能像他那般，被画得极度肖似、传神、真切。这些珍贵的写生作品留下了20世纪70年代上海人内在的风格特质，即便是彝民或者陕西老汉，也染上了葆元的眼光：上海的以及由于上海而竟仿佛是“西洋的”目光……

在物质与精神极度匮乏的年代，我得以亲见这些作品，并因此鄙薄“文革”的素描。那些年，我一再被几位美术界“革命长者”规劝、教训、警告：勿学上海素描表面华丽的技巧。我知道他们指的是谁。记得每次默然听训，还不得顶嘴，但我心里充满着年轻人的不屑与狂妄。是的，旭东、韩辛和我以及当时的青年画友，差不多都看不起流行的绘画；因为我们在上海滩，因为上海有葆元与景山。

不能忘怀——但愿我并不为葆元的私谊而夸张记忆。日后我不再忠实地仿效他，因无法仿效的是他的才气，可是谁不曾追慕过值得仿效的人物呢？

(摘自陈丹青文集《退步集》及《自我的纪念》)

关于彭青天

上世纪70年代末（大约1978年五六月间），我接到北京《连环画报》社的吴兆修编辑以传呼电话的紧急呼喊，几小时后在九江路一家简陋的小旅馆内我们见了面——此处为当年京城的该社编辑们（无论级别）凡到上海出差时的固定落脚之地。日后得知，在京的美术出版机构何来那么多上海口音和宁波口音，均是因为早在五六十年代，由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才济济，便匀出部分力量北上支援，以建设连环画这一领域。这批北上实力派，动辄便想到故地走一遭，他们的手头凡有吃分量的篇章总不忘到上海来组稿。吴兆修女士便是当中的一员。她此次来沪，交给我一个有关彭德怀元帅的故事脚本，共22幅；“脚本之所以编得短是因为匆忙，”她用上海话对我反复叮咛，“你务必加快！希望在一礼拜之内完成，争取10天左右寄到北总布胡同32号来（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在地）。”吴编辑的托付，一是对本人的创作速度、同时也对当年普通邮政服务的可靠、准时满怀信心。

我于浏览脚本时，忽然领悟到吴编辑催稿的理由：1978年，正是我国上演的十年“苦情戏”才落幕的第二年，文化出版界急于拨乱反正，急于编出几幕正剧，几

场“包公戏”以抚慰读者民心，哪怕是几段“折子戏”也可以。

众所周知，1959年的庐山会议，原是党内用以自省、纠偏、总结经验的会议，这是由于那时以赫鲁晓夫为首、被毛泽东主席定名的“反华大合唱”所致。会议检讨了早一年“大跃进”等左倾路线，但由于彭德怀元帅去湖南老家的一次“私行察访”左倾灾情，并于事后撰写的“调查报告”，用《意见书》的名分上书党中央，因而在庐山会议上被作为反面教材散发。文章后来被正式定为《万言书》，并加上“反动的”和“向我党进攻”的双料定语，会议即从“纠左”转向“反右”，彭德怀同志也遭到不公正的批判，从共和国元帅沦为“反党军事俱乐部”成员。

《彭青天》的故事说的正是中共党史上的这场公案，以及那份肇祸的《意见书》被“炮制”（“文革”用语）出来的前因后果。

现在想来，我当年的创作因囿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尽兴，特别是受各项资料所限，仅以几本过期的《人民画报》里的图片去拼凑，发挥空间十分狭窄。还记得篇头第一幅，表现一名记者去湖南实地采访，听老农回忆彭

老总当年下乡时的情景，那位记者的容貌我本能地采用了邓小平年轻时的形象。而小平同志当时刚复出还未站稳，也曾蒙受同样的不白之冤。然而不久，正是他主政了那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。可见“文革”虽已过去，一名普通的美术作者，仍只能以“曲笔”去响应编辑同志们急于拨乱反正的那份公心与动因。

在接受《彭青天》脚本的前五天，我刚从内部买了一本《跟我学》英语课本，开始牙牙学习英文，由于对现状的沮丧和不敢轻信，我开始动了日后出国之心。正是吴兆修编辑的嘱托，我中断了一星期的英语学习，附首于此套画稿的创作。直至十年后的1988年，我才得以跨出国门，并于2005年归国。回国八年后的今天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意重印这套不乏缅怀革命前辈之情的老画稿，准备编辑出书，虽然时过境迁，仍令我感动。因为那是新老两代编辑横跨30余年而不变的对正义的价值取向，以及让人肃然起敬的拳拳之心。

夏葆元 2012年5月



《彭青天》草图

“彭青天”就是我们的彭老总。在我们的湖南——彭老总的家乡，还有不少关于“彭青天”的民间传说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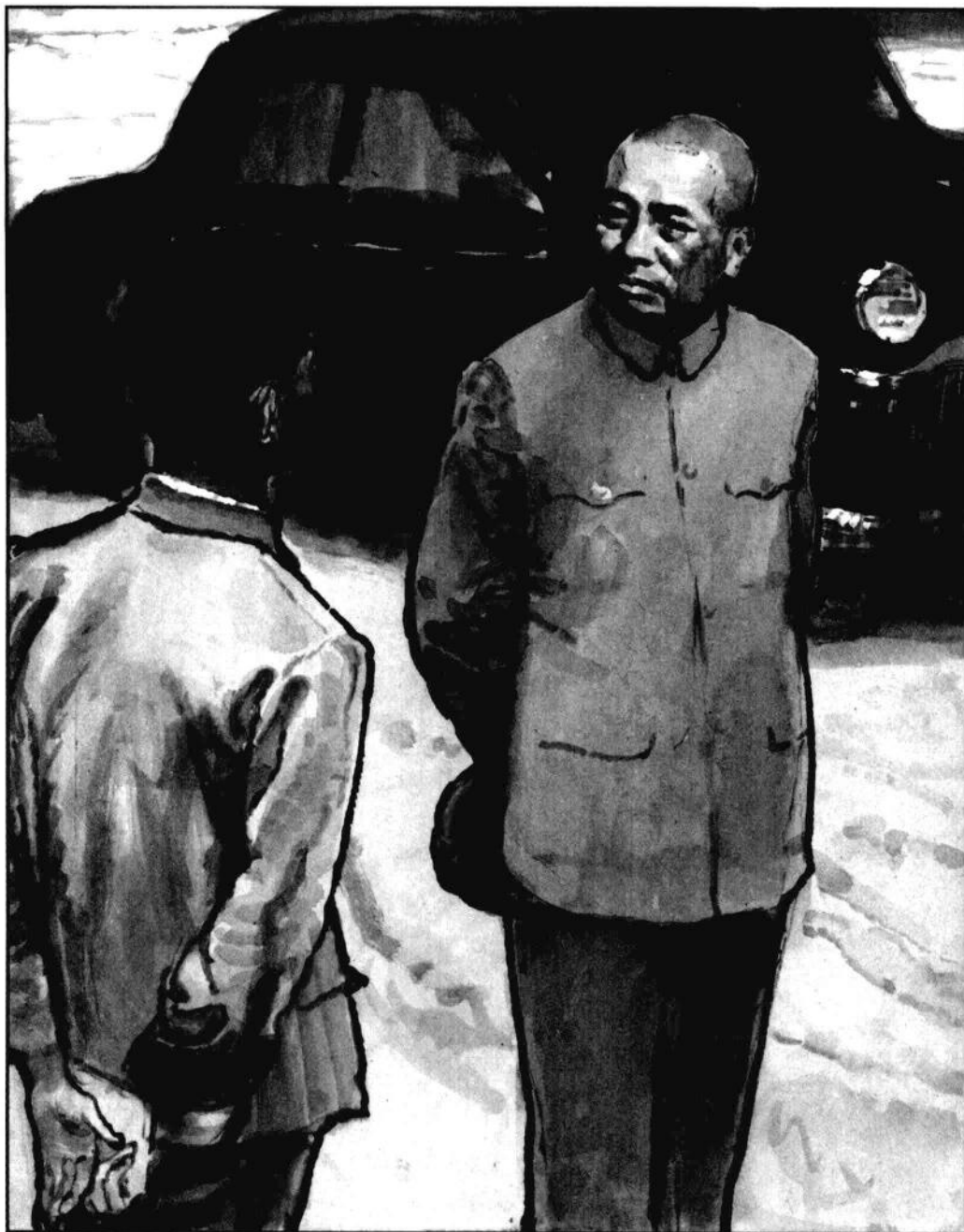
三年暂时困难才开始那时节，彭老总还在北京做官。他呀，听说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，整天坐立不安，很想下去调查调查。



后来，经毛主席同意，彭老总就下来了。他先坐飞机到了长沙，下了飞机也不休息，一口气又坐火车到湘潭去了，真是马不停蹄啊！



下火车后，地方上派汽车来接他，问他想到哪里去。彭老总说：“我要去看困难户，这里谁家最困难呀？”接待的同志一时回答不出来。



不一会，天下起雨来。彭老总把笋壳叶草鞋往脚上一穿，精神抖擞地冒着哗哗的大雨下乡去了。

